

蹲在高枝上的知了

□高明昌

夏天，我听得最多的声音是知了的声音。午觉还在继续，心里却是一枕知了，全屋琴瑟，满床思绪了。这是老家的富有，老家的拥有。问自己知了为什么只有老家有，想来有两点原因可以说的，一是老家一望无际的稻谷菜蔬，知了生存的环境比较好；二是老家耸入苍天的高树细枝，有知了歇脚的地方。这些还不算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家的空气清新、甜润，吸一口就知道，空气里有淡淡的青草、花香、蔬果的味道。知了是歌者，歌唱必须心高气爽、喉咙清凉才是。想想看，无歌的日子该是怎样的日子，知了生来就是歌者，歌以咏志，知了算是找对了地方，歌声抒唱也就自然会做到余音绕梁了。

家乡的知了很难捉，因为它们站到高枝上去了。这真是难为我们了，当人类的攀树爬枝的本领一年不如一年的时候，知了却往树梢爬去了，这个矛盾组合有点意思的。知了会爬树，知了的眼睛也是了得，它可以管360度

的视野，凡有风吹草动，即可尽收眼底；另外知了的双翼，无需启动的繁琐，可以直接弹飞。这些与身俱来的本领很独特，也受用。我记得小时候知了是爬满树枝丫的，只有几只大的知了匍匐在高处，其他的都是在树的中央处，可现在集中到高处了，为何？问母亲，母亲说，知了也少了。对的，是少了，少了，地方就大了，地方大了，人就散了，散在何处？自然是各有各的蹲身之处，但总体要求位置要高一点，环境要清爽一点，很关键的就是要安全一点。

小时候的知了是容易捉到手，人向上爬树一公尺后。睁眼就可以看见几只知了。那时候，知了与人的敌对意识几乎没有，手慢慢地伸过去，它也不飞走。我们捉到后，也是看看、玩玩、逗逗而已，最后都要放掉的，不像现在要放在那个油锅里炸后吃到肚皮里去的。后来的捉法是用网兜套知了。我们先找来个透明塑料袋或网兜，将铁丝箍在铁丝做的圆圈上，然后绑在竹竿的梢头就

好了。再后来我们用蜘蛛网取代网兜，蜘蛛网是天然的万能胶，绑在竹竿梢头就成一张丝网，捉知了时，将它伸到知了前方，知了就会钻进来。这样的捉法，不是因为知了逃脱的本领强大了，而是因为我们怕树干上的蚂蚁叮咬皮肤，也怕树上的刺毛虫刺疼我们的手脚，是为自己想出来的办法，也是好办法。

知了树上叫，在天上飞，非常高洁，也非常雅致。除了叫喊，基本不扰人类。它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，充饥是靠吸食树根上的汁液的，既不践踏庄稼，也不糟蹋粮食，算是一位道地的大隐士。一只知了，通常要在地下修炼五六年，长到大拇指粗时，才裹着夜色，从地里钻出来，然后匆匆地爬上树，慢慢地丢下蝉蜕，再展开翼翅两三下，待天放亮时，开始尽饮晨露，吮吸天地之气，到那时才始见阳光，始见世面，才呼声不断。每次，看到知了蜕壳，背上变戏法般伸展开薄薄的翼翅时，就觉得昆虫幻变的

神奇与壮观，有时也臆想：这蝉翼能挟着知了身体而飞行，这羽翼的速度与力量和飞机差不多。

知了在地底下隐匿着，看上去是长身体，其实也在修道行，所以聪明了得。在树上唱歌，有许多的声音是为求偶而唱，所以歌声绵远悠长，不刺耳，不烦人。知了是不防人类捕捉的，但防着鸟类的啄食，那背上的颜色与树干、树枝差不多，确实也是隐身的高手。选高枝是站得高，望得远，选细枝是弹跳时有力，好借力，便于危险时逃窜。知了唱歌是不用嘴的，我们将捉来的知了放在地上，看知了如何呼唤，发现这声音来自胸下两片刀形的器官上，它们盖着鼓膜，一振动会共鸣，此时声响就出来。声音大小取决于鼓膜的大与小，厚与薄，也取决于知了个体的大与小。无盖板和鼓膜构造的知了就出不了声的，大人们说：能唱歌的是公的，不能唱的是婆的，唱歌的喜动，不唱歌的喜静。

知了是大自然的杰作，身色一统，形体悠长，也很精致，身体碧黑，黑得宁静，手感硬实，无粘味，鼓膜处很松软。知了从不咬人蛰人，按住身体，或者拨动鼓膜，知了就会发出清脆的长音，像是上了电的会鸣叫的玩具。我们

那时除了捉知了，还喜欢挖知了出土时脱的壳——蝉蜕。蝉蜕是一味中药，可以卖给药店换钱！捉知了的空档，我们一直寻找蝉蜕，寻到一只也欢喜地。你看看，每只一分钱，积下几十个后就可得到几角钱，它可以换回一块棉花糖，可以买一二本作业本，或者一二支铅笔，几块橡皮。那时，觉得自己能够赚钱了，很骄傲，很希望知了少叫几声，全部去蝉蜕，这多好啊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来到了南桥镇上，住进了商品房，应该说，远离或者疏离了老家，也告别了老家的知了。时下，我们是有可能在水泥地的路边，会看见一两只没有生气的知了，也有可能在一棵树上看见匍匐产籽的知了，还有可能开窗闻得几句知了的鸣声。但虽相隔却相望的树丛里知了一定少之又少，小区严实的水泥地里绝不会诞生大隐士，小区景观树的树腰上也绝不会有蝉蜕留着。这些都是事实了。现在的我们，是在用种种手段修补那些过往的美丽，但美丽早已远去，留下的是美丽的外壳，或者说美丽的替代品，真景真味真心情，还真的难回来，除非你和我一样，我们回到老家去。

人生之尺（外一篇）

□王青春

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从懂事起，就有了一把尺子。尺在心中，量人也量己；尺在身内，量得又量失。

这把尺是比较，以人生为参照物，量一量，一个人谦虚与骄傲、俭朴与奢侈、光荣与耻辱、成功与失败、真善美与假恶丑，都一目了然。

这把尺是规范，做人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，要有个尺度。一个人的一言一行，量一量，就能看出适当、适度、适宜与否。把握不好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人生之尺，无处不在，长短不一，因人而异。眼中事三界窄，心头事一床宽。不同价值观用这把尺子量，能量出巨大反差。

人生有尺，社会有度，心静则尺平，心明则尺准。当尺、度完美结合时，人生有了方向，社会有了规则，世界就会因此而美丽。

把握人生尺度，内心世界就有了深度，海纳百川，壁立千仞，有了山海般胸襟气度，无论生活在何处，皆可超然于尘俗，来去自如，游刃有余。

尺度把握人生，内在生命就有了宽度，放宽心中尺度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丈量自己，照亮世界，坦然面对荣辱浮沉，心境释然，路越走越宽。

漫漫人生路，曲曲弯弯，坎坷不平，心中有了这把尺子经常度量规范自己行为，做人做事，就能时时有度，分寸得当，平准淡定。

人生之尺，是行为的指南针、定盘星。有了它，就能平平安安、高高兴兴，洒脱快乐一辈子。

一家人

一家人，天天吃山珍海味重要吗？一家人，年年都穿金戴银

重要吗？

若没有了和气，山珍海味，也味同嚼蜡；若没有了疼爱，穿金戴银，也心如死灰。

一家人，什么最重要？是亲情！你病了，我为你端茶送水；我累了，你为我揉肩捶背。

老人，能体谅孩子的不易；孩子，能心疼父母的辛苦。

意见有分歧不打闹，及时沟通出现了矛盾不冷战，早日化解父子之间感情笃深，互相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，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、相濡以沫，一家人一条心，财富才会滚滚而来、家业才能兴旺发达。

一家人，钱多钱少不重要，房大房小不重要，车好车坏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，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，和睦相处把亲情稳固！

一家人，什么最重要？不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而是父母、伴侣、孩子。一家人和睦相处，有人说有笑，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财富，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幸福！一家人在一起，彼此呵护，彼此关心。亲情能胜过万两黄金！

一家人，什么最重要？是健康！不管日子穷富，身体好比啥都强；不管生活好坏，有健康比啥都贵。一家人在一起，和和美美，顺顺利利。健康是家庭幸福最大的基础！

一家人，什么最重要？是开心！每天争来吵去，横眉冷对的家，谁都不愿意回去；每天饭菜热乎，暖意融融的家，谁都不舍得离开。

家是一块田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种下了理解，收获了宽容；种下了体谅，收获了和谐；种下了挑剔，长出了埋怨；种下了指责，长出了祸根。一家人在一起，有谦有让，有说有笑。开心才是一个家最和谐的音符！

一家人，什么最重要？不是房子豪华，而是家里温馨；不是车子名贵，而是家人平安；不是存折多少，而是家庭美满。

家人互包容，家和万事兴！

另一个世界

□詹超音

似玩非玩，似课非课。兴趣广泛的大小孙迷上了肉眼所不及的微观世界，全神贯注地寻找植物细胞。有教材，有先生，名冠·科学课。

孩子们多一种兴趣，先生们就



多一份就业保障。孩子的兴趣一个接一个，先生加饭碗。

大孙子的兴趣有文有武，文有奥妙的奥数、他国的语风、指间哆来咪发、奇幻的乐高……武有提剑风雷动、水中小蛟龙。——武都合意，文的大都是指令；尤其那个弹琴，叮咚不休，希望拿下十级之后，就此放过我吧！

这个带科学味的“找细胞”还算有点趣味，找啊找，找到了洋葱、南瓜、青菜、萝卜的细胞，粗看差不多，细瞅各不同。有点意思。弟弟没这兴趣，看也不看，问都不问。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会不一样？性格决定的。

我问：“能查找新冠病毒吗？”

牵动神经的时刻

□王树才

早上从上海南站出发，我就担心是个下雨天，我背上一个能放下换洗衣服的背包，随身备了一把雨伞。哪怕天空不作美甚至刮风下冰雹，我亦非去景德镇不可。妈妈病在医院，听说脑血管堵塞。

83岁的老人家，挺得住吗？一路上，窗外偶尔送来一束阳光，宛如妹妹在医院陪着妈妈的神态，时儿露出点笑容，老人家没事的。我把座位前折叠的活动板撑开，用双手支撑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妹妹打电话说，老人病情严重，医生要她签字。我叮嘱她不得犹豫，争取时间，赢得生命。妹妹答应了签字，我却觉得笔尖划在我的胸口，哗哗撕裂。

车厢内乘客很少，似乎在故意避开我。我需要清静，没有与人搭讪的兴趣，干脆趴在活动板上。整整5个小时，依靠着动车的给力，到达了终点。走出车站门口，天上飘起了零星小雨，像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敲打着我的感觉神经末梢。我顾不上与出租车讨价还价，上车急速去了医院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正是下午3点时分，太阳努力地拨开云层，用倾斜的角度照射在医院油漆的铭牌上，显得十分刺眼。一阵灼热从心头而过，我知道这里的夏天好像来的要早一些。这所医院有8个楼层，妹妹接到电话很快下楼接我。她说妈妈住在3楼病房，可电梯门口人满为患，我急匆匆从楼梯间走上去，妹妹叫我不要急，妈妈稳定了。我打量着妹妹雨过天晴的圆脸蛋，心里凉爽了许多。

走进3楼n号病房，有人挂着点滴，我妈妈躺在洁白的床单上，右手背贴着封住针头的白色胶布，斑白的头发似乎在与洁白的枕头对话：白发纯净度不够，还年轻呢。妈妈在闭目养神，偶尔“呼”的一声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喊了两声“妈妈”。当她醒来妹妹问她身边是谁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是你大哥哥。

老人家清醒是小辈的福分，正当我要夸奖她时，她却吩咐我妹妹去农地里采摘蔬菜，做饭给我吃。我问她菜地在哪里，她指着病房门

口：就在房子旁边。看来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。

我守在病房，守住她吊水，守住给她喂药，昼夜关注她的病情，每天扶着她在医院走上几圈。医生告诉我，老人要锻炼。老人家是体质好，恢复很快，但风瘫的概率还有可能。10多天母子相守在医院，等待的佳音就是“康复”二字。尽管她左脚因病情原因有些不利索，但她没有气馁。出院后，在弟妹们的关照下，每天坚持拄着拐杖摸着行走，每一步都很踏实。

我临走的前夜，母子俩坐在我降生的老式床上交谈了半夜，全是村里生老病死的故事，她在村里属于高寿了。她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，但她没有流泪，我的眼睛却有些湿润。因为社区事情需要梳理，妈妈只有热心的弟妹担当着。天刚发亮，我安慰妈妈不要起床，弟妹就在你的身边。

我踏上了回沪的旅程，可心仍定格在牵动神经的那个时刻。当下，随着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，农村老年人逐年增多，子女为了生活常年在外打拼，适当在农村增加养老护理机构设施，也许是一种关怀老年人的爱心模式。

请妈妈放心，天亮了会有灿烂的阳光，愿老人长命百岁！